

內經鍼刺

三冊

光緒甲申仲穰重摹
李若愚題籤



黃帝內經靈樞卷九

水脹第五十七

黃帝問於歧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歧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痠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歧伯曰膚脹者寒氣客于皮膚之間鼓之_音空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空而不起面色不變此其候也鼓脹何如歧伯曰腹脹身皆大六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

腸覃何如歧伯曰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營因有所繫癰而內著惡氣乃起瘕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石瘕何如歧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寫不寫音坏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于女子可導而下黃帝曰膚脹鼓脹可刺邪歧伯曰先寫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去其血絡也

賊風第五十八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今有
其不離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離賊風
邪氣其故何也歧伯曰此皆嘗有所傷于溼氣藏于
血脈之中分肉之間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墮墜惡血
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
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
襲則爲寒痹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
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黃帝曰今夫子之所言者
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母所遇邪氣又母怵惕之所
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歧伯

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
血氣內亂兩氣相搏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
不聞故似鬼神黃帝曰其祝音而已者其故何也歧
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
可祝而已也

衛氣失常第五十九

黃帝曰衛氣之留於腹中稽積不行苑蘊不得常所
使人肢脅胃中滿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伯高曰其
氣積于胃中者上取之積于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
滿者傍取之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對曰積于上寫

大迎天突喉中積于下者寫三里與氣街上下皆滿

者上下取之與季脅之下一寸

一本云季脅之下深一寸

重者難

足取之診視其脈大而弦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

甚者不可刺也黃帝曰善黃帝問於伯高曰何以知

皮肉氣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兩眉薄澤者病

在皮脣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肌肉營氣濡然者病

在血氣目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塵垢

病在骨黃帝曰病形何如取之柰何伯高曰夫百病

變化不可勝數然皮有部肉有柱血氣有輸骨有屬

黃帝曰願聞其故伯高曰皮之部輸于四末肉之柱

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與足少陰分間血氣之輸輸
于諸絡氣血畱居則盛而起筋部無陰無陽無左無
右候病所在骨之屬者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
者也黃帝曰取之柰何伯高曰夫病變化浮沈深淺
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者淺之甚者深之間者小
之甚者眾之隨變而調氣故曰上工黃帝問于伯高
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別之柰何伯高
對曰人年五十已上爲老二十已上爲壯十八已上
爲少六歲已上爲小黃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伯高
曰人有肥有膏有肉黃帝曰別此柰何伯高曰膈肉

堅一本云
腠肉

皮滿者肥腠肉不堅皮緩者膏皮肉不相

離者肉黃帝曰身之寒溫何如伯高曰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細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者熱粗理者寒黃帝曰其肥瘦大小柰何伯高曰膏者多氣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腠肉者身體容大脂者其身收小黃帝曰三者之氣血多少何如伯高曰膏者多氣多氣者熱熱者耐寒肉者多血則充形充形則平脂者其血清氣滑少故不能大此別于眾人者也黃帝曰眾人柰何伯高曰眾人皮肉脂膏不相加也血與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身命

曰眾人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必先別其三形
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治無失常經是故膏
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太
者

玉版第六十

黃帝曰余以小鍼爲細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于天
下合之于地中合之于人余以爲過鍼之意矣願聞
其故歧伯曰何物大於天平乎夫大于鍼者惟五兵者
焉五兵者死之備也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鎮
也其不可不參乎夫治民者亦唯鍼焉夫鍼之與五

兵其孰小乎黃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
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爲癰疽陰陽
不通而熱相搏乃化爲膿小鍼能取之乎歧伯曰聖
人不能使化者爲之邪不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
相望白刃陳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
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須臾
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
道遠乎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不下不從地
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
其已成也黃帝曰其已形不予遭膿已成不予見爲

之柰何歧伯曰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人弗使已成而明爲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爲其不予遭也黃帝曰其已有膿血而後遭乎不導之以小鍼治乎歧伯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唯砭石鉞音披也大鍼鋒之所取也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歧伯曰其在逆順焉黃帝曰願聞逆順歧伯曰以爲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內藥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五者爲順矣黃帝曰諸病皆有逆

順可得聞乎歧伯曰腹脹身熱脈大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脈大是三逆也咳且洩血脫形其脈小勁是四逆也欬脫形身熱脈小以疾是謂五逆也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死矣其腹大脹四未清脫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脹便平聲血其脈大時絕是二逆也欬洩血形內脫脈搏是三逆也嘔血胃滿引背脈小而疾是四逆也欬嘔腹脹且飧泄其脈絕是五逆也如是者不及一時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是謂逆治黃帝曰夫子之言鍼甚駿以配天地上數天文下度地紀內別五藏外

次六府經脈二十八會盡有周紀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予能反之乎歧伯曰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也黃帝曰余聞之則爲不仁然願聞其道弗行於人歧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劍之可以殺人如飲酒使人醉也雖勿診猶可知矣黃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黃帝曰上下有數乎歧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

十五而竭其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非能絕其命而傾其壽者也黃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闕門而刺之者死于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于堂上黃帝曰善乎方明哉道請著之玉版以爲重寶傳之後世以爲刺禁令民勿敢犯也

五禁第六十一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聞刺有五禁何謂五禁歧伯曰禁其不可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奪歧伯曰無寫其不可奪者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過歧伯曰補寫無過其度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逆歧伯曰病與脈相

逆命曰五逆黃帝曰余聞刺有九宜歧伯曰明知九
鍼之論是謂九宜黃帝曰何謂五禁願聞其不可刺
之時歧伯曰甲乙日自乘無刺頭無發矇于耳內丙
丁日自乘無振埃于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季無
刺腹去爪寫水庚辛日自乘無刺關節于股膝壬癸
日自乘無刺足脛是謂五禁黃帝曰何謂五奪歧伯
曰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奪血之後是二奪也大汗
出之後是三奪也大泄之後是四奪也新彥及大血
之後是五奪也此皆不可寫黃帝曰何謂五逆歧伯
曰熱病脈靜汗已出脈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脈洪大

是二逆也著痹不移腠肉破身熱脈偏絕是三逆也
注而奪形身熱色天然白及後下之衄血衄篤重是
謂四逆也寒熱奪形脈堅搏是謂五逆也

動腧第六十二

黃帝曰經脈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
何也歧伯曰是明胃脈也胃爲五藏六府之海其清
氣上注于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
故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
不止黃帝曰氣之過于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入焉伏
何道從還不知其極歧伯曰氣之離藏也卒然如弓

弩之發如水之下岸上于魚以反衰其餘氣衰散以逆上故其行微黃帝曰足之陽明何因而動歧伯曰胃氣上注于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頤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此胃氣別走于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故陽病而陽脈小者爲逆陰病而陰脈大者爲逆故陰陽俱靜俱動若引繩相傾者病黃帝曰足少陰何因而動歧伯曰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臍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